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第一四四四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444)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58)	3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四十四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下午五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J. A. 卡斯特罗**（巴西）。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444)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58)。

通过议程

1. 主席：今天下午会议的临时议程已向安理会提出，见于S/Agenda/1444号文件。如无异议，我认为议程通过了。

2.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昨天，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今天清早在安全理事会的前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对于新的决议草案[S/8767]¹已经发表了它的意见并提出了它的看法。这个新的决议草案是在某些代表团的倡议下，由加拿大代表提出来的。

3. 所谓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问题是强加给安全理事会的，它违反一切常识，没有任何真正的需要，而且违犯宪章和议事规则，这个问题经过详细辩论之

后，又经过把一个草案强加给安全理事会的企图失败之后，现正重新企图用转移视线的策略，不仅把安全理事会，也不仅把联合国组织，而且甚至把联合国秘书长也拖进这个由某些大国发动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阴谋之中。

4. 就这样，帝国主义者正在公开地、直接地、无耻地企图把他们的惯用手法强加到安理会头上，那就是利用联合国作为掩护，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情况以往发生过，当时，有人企图在联合国旗帜下和联合国——为加强世界和平与保证全人类的和平而创立的组织——的高度威望名义的掩护下，实现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目的。例如，在朝鲜犯下了他们的血腥罪行，也有人在其他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地企图利用联合国，躲在其高度权力的后面，躲在它的蓝色和平旗帜的后面。这就是未遂的阴谋的发动者为什么又要寻找一个新的转移视线的策略。

5. 由于在安全理事会失败了，西方国家的代表们现正从事于一种主要企图实现同样目的的新的挑衅行动。无可怀疑，这种行动是有损于和平事业与国际安全的，是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人民的利益的，是针对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国和人民的。

6. 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垄断宣传机构为了它们自己的罪恶目的，已经决意利用捷克斯洛伐克本国及其周围的暂时局势。它们决定按照这个原则行事：如果人家把我们逐出门外，也许我们可以从窗户潜回。如所周知，这种方法是为一些特殊类型的人物所惯用的，而这些就是他们在这种场合所决定使用的方法。

7. 由于这一策略的结果，一个由加拿大代表提出的新的决议草案出笼了。在加拿大代表的背后——这是确实的，众所周知，不是什么秘密的——我们首先

¹见第一四四三次会议，第293段。

能够清楚地看到美国代表的目的，而且，在远一些的背景里也隐现着联合王国代表的影子。

8. 尽管这个草案的措辞和以前所提出的而为安理会否决了的决议草案不同，然而这个草案在本质上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敌视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这是基于同一的造谣中伤的虚构，歪曲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真相。这个决议草案等于帝国主义列强重新企图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共同事务。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都是有权而又能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的兄弟般的合作范围内解决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所发生的任何问题的。

9. 但是，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新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的这个新的阴谋的最丑恶的特点是，企图在这场把联合国秘书长——这位为我们大家所极尊敬的人物，这位为我们大家一致同意担任那个重要国际职位的杰出的政治领导人——拖进去，从而实现这些由于想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势力而推动的同一计划。正是由于怀着这些目的，现在的决议草案才规定秘书长要任命他的代表执行职务，而依照宪章和国际法的最基本的规则，这只能认为是在联合国和它的秘书长的旗帜和掩护下，对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的内政的直接干涉。

10. 显然，按照惯例和议事规则，在八月二十三日当天否决了英美所匆促炮制的上述决议草案之后，要把同一个问题的任何新的草案——一个为他们试图用象以前被安全理事会否决了的同样无力的辩解来证明其为合理的草案——交付表决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草案的提案国是按照著名的俄罗斯谚语：“倒进同样的汤，但是稀了一点”所描写的方法行事，事情的本质和这些建议的提案国的目的就丝毫没有改变。

11. 苏联代表团奉苏联政府的指示，曾经在安全理事会反复声明，苏联已经并继续认为，对于强加给安全理事会并早已列入议程的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是不合理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因此，在联合国宪章中没有一条、没有一章是为这个问题的考虑提供任何根据的，而这已经在根本上为昨晚的会议所确认了。

12. 在进行中的转移视线的新的企图，正象美

国和一些其他国家提出而为昨晚的会议所否决了的草案一样，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这一次，一个新的企图想不惜任何代价，把一个决定强加给安理会。这个决定，且不说别的，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它旨在使社会主义国家失去——或更确切地说，阻碍社会主义国家——在平静与和平的气氛中解决在他们中间所发生的一些问题的可能性。

13. 根据苏联代表团在昨天的简短声明中所提出的并于今天重申的一切理由，苏联代表团看不出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个事情的根据。今向安理会主席发出呼吁，要求对苏联代表团的这种看法和意见加以考虑。

14. 主席：我希望澄清程序方面的情况。我认为临时议程已向安理会提出，见于S/Agenda/1444号文件。我们还没有通过议程，因而它仍在讨论中。我了解苏联代表团对通过议程是有异议的。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我认为正常的进行办法就是由主席把S/Agenda/1444号文件上所列的临时议程交付表决。

15.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程序问题。

16. 主席：请苏联代表注意程序问题。

17.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是，主席先生，谁建议要用表决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18. 主席：在请美国代表发言之前，我想就我所理解的程序方面的情况提请注意。在讨论提出的文件时，我说：“如果没有异议，我就认为文件是通过了”，而当时有人提出了异议，这样，除非撤回异议，那主席正常地继续进行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表决。我想不出别的处理这种情况的办法了。

19. 鲍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每隔一夜就要表演一次同样的别扭的喜剧。我看，两天前的晚上，这个问题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苏联反对把某些项目列入议程，然后，当安理会对这些项目是否要列入议程这个问题表示意见时，苏联就采取了不要表决的立场。

20. 主席先生，除了你所已经表达的办法外，我

看没有其他的办法；为了澄清程序方面的情况，我正式动议，既然我们听到苏联代表提出异议，现在应当把通过议程的问题交付表决。

21. **主席：**在进行表决以前，请苏联代表发言。

22.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在对美国代表和联合王国代表强加给安理会的这个问题进行辩论的期间，我们一再确信，美国代表正在这里表演最荒谬的喜剧。他在这里表演的喜剧中充当了主角。关于喜剧就不必再往下说了。

23. 至于谈到问题的实质，我并没有以正式提议表决来结束我的发言；因此，我不主张表决，也不提出表决的建议。所以，主席先生，看来，你并不确切地了解我的异议。原则上我反对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不提议把这个问题交付表决。

24. 美国代表先生，你的急躁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昨天你按捺不住；但今天至少要忍耐下去。

25. 所以，我认为，依照安全理事会在这类事情上的工作惯例，主席对于一位已经就有关原则性的问题表示了看法的代表，要把事情向他讲清楚，并问他是否提议表决，还是坚持表决。这才是对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正确的、正常的、合理的作法，而且是长期确定下来的做法。但是在这个时候美国代表却照例沉不住气，破门而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的经验已经证明，他对表决是有某些特殊倾向和爱好的。表决，表决，不惜任何代价来表决，并且越快越好。这在昨天晚间的会议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也许由于时间不早，他想睡觉，或是他另有更加重大的原因。但是那只能问他的良心了。

26. 所以，我再次强调我不主张表决，我不提议表决。我想不出美国代表有什么理由又一次表露出他的急躁，表露出他对表决和主张表决的特别爱好。除非有人提出建议，不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否则就没有表决的理由。

27. **鲍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让我首先说，我对于表决是非常爱好的。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我们有一种民主的传统；同时，我很理解我的苏联同事对采用民主程序抱有反感。

28. 关于程序问题，我想情况是这样的——主席

先生，我是否可以向你提出一个建议。既然有了异议，那解决异议的正常办法就是由安理会来表明它的看法。如果苏联代表不愿意安理会对他的异议表明看法，那么，他就应当撤回他的异议。我想这是简单不过的。

29. **主席：**我想声明，我在这种程度上同意苏联代表的说法，即：在某些情况下，虽然异议已经提出，代表们还是声明他们不坚持要求表决。可是，在那些场合，代表们并不坚持他们的异议，这是明显的。如果一致同意的话，我们就可以那样地进行。然而，美国代表已经提出了我们就对议程举行表决的动议。如果美国代表撤回他的动议，并且在苏联代表不坚持要求表决的条件下，同意我们不举行表决，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议程通过了。

30. 因而我再次声明，如无异议，我就认为议程通过了。

31. **塔尔多什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我觉得我对程序的认识比你们少得多。但是我感到现在在我们之间有着稍为不同的看法。

32. 在我看来，一个人对于一桩事情的讨论，可以在原则上提出异议，但同时又不一定主张表决——在当前的场合指通过议程，或某个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强要表决，这并不意味着原则上他就自动地撤回他的异议。

33. **主席：**我认为在某些场合是有对于议程的异议和对于表决的异议。因此，我继续进行的最简单办法就是说明：如无异议，就认为议程是通过了。有什么异议吗？

34. 既然没有异议，议程便是通过了。

议程通过。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58)

35. **主席：**依照安全理事会以前作出的决定，我

现在提议，如无异议，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波兰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M.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和卡斯普尔齐克先生（波兰）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36. 主席：此外，我想报告安理会代表，不久以前我收到南斯拉夫副常驻代表一封信，内容如下：

“奉我国政府的指示，我荣幸地通知你，依照宪章第三十一条，我要参加安全理事会目前问题的辩论。

“副常驻代表
“Z.亚齐奇(签字)”

37. 根据这封信的内容，我现在提议，如无异议，请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Z.亚齐奇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38.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所提出的问题。在请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想提请注意S/8767号文件，它是巴西、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塞内加尔、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代表团在上次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决议草案。

39. 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加拿大代表。

40.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在今天清早，我荣幸地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载入S/8767号文件，要求秘书长立即派遣一位特别代表去布拉格，谋求释放在拘禁中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和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并紧急地回报。

41. 如我当时所说明的，本安理会各理事国不得不关心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世所公认的领导人的命运。从苏联及其一些华沙条约盟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侵略的角度来看，这个提案本质上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提案，并且，如我早些时候说过的那样，它是说明安理会在苏联通过使用否决权阻碍更加实质性的行动的情况下所能做到的最起码的事情。

42. 主席先生，关于这个正在分发的决议草案，如你正确地注意到的那样，是由八个理事国交议的，

这八个理事国在这种场合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和最大的决心为此而工作，以使安理会尽可能采取积极行动。

43. 苏联代表马立克大使偏要马上反对这个直率的、简单的、人道主义的提案，把向安理会提出的整个问题都纳入所谓“肮脏的把戏”的范围内。这些指责，他今天，可以说是用更华丽的辞藻又重复了一遍。他继续把我描述为“英美派的主要发言人和代表”〔第一四四三次会议，第310段〕。这也许是有意恭维，也许不是，但不管怎样，我要把它讲清楚，这是不正确的。

44. 四大洲的代表们——不是很狭隘范围内的英美派，而是四大洲的——授权我并请求我提出我所谈到的现在正在分发的文件中的决议草案，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必须承认，绝大多数的世界舆论是不接受苏联在过去三天中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说法的。

45. 现在我无意和苏联代表相互责骂和指控——对他的个人品质我是非常敬重的。他试图把安理会理事国对于苏联及其某些盟国干预捷克斯洛伐克内政一事的正当的关心，说成是“非法”干预。对于我们的苏联同事的这种论点，我想让给安理会的记录自己去回答。

46. 不过，我要就加拿大的立场讲一些。第一，我们已经谨慎地避免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展情势的任何方面作任何种类的干预。第二，我们没有什么兴趣，要在中欧或其他地区力图左右其现存的政府形式，而助长其纷乱状态。这里所争论的不是捷克斯洛伐克不应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问题。争论的问题过去是，并继续是，依照宪章的规定，不容许任何别的国家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第三，我们主要关心那些会遭受外来干涉的国家的命运，不管它们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如何。第四，我们只是作为安全理事会的忠实成员行事。

47. 我认为，这已经清楚地阐述了加拿大的立场。我只想补充，我希望安理会代表们现在能够对以八个代表团的名义提出的人道主义的提案加以认真的考虑；而我们的磋商会使我们获得对某些行动的最大支持。这种行动如果实现，那关于对待世所公认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总会产生一些保证的效果，而苏联及其同伙的意图现在就是缺乏这样的保证。

48. 主席：我了解匈牙利代表已经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因此，请他发言。

49. 塔尔多什先生(匈牙利)：我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是由加拿大代表的发言所引起的。他长篇大论地向我们强调了那个给安理会的提案的人道主义性质。他是提出这个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之一；所以，我们必须按表面价值接受共同提案国的说法，而这在我看来，处理人道主义的问题，在联合国中是有别的理事会和机构的，因此，这个提案应当属于它们的，而不是安全理事会的范围。

50. 贝拉尔先生(法国)：我想简单地说明我国代表团的立场。

51. 在宣布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先生以及切尔尼克先生和该国几位其他政治人物同一些高级官员，被侵犯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国军队所逮捕以后，事实上至今还没有见到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国际舆论的情绪有什么平定下来的表现。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关于这些官员的消息。有的新闻机构的报道暗示他们可能已被暴力劫去不明的目的地，有的说他们已被迫害。不管怎样，看来他们是既不能自由地和他们的国人通讯或者旅行，更不能自由地执行他们的职务了。

52. 如果能够毫无疑问地证实这个消息是错的，我们将首先感到非常高兴。同时，国际舆论依然对这些人的命运深切地感到忧虑。法国代表团之所以参加这个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要求秘书长派遣一位特别代表立即去布拉格，担负谋求释放和确保这些捷克斯洛伐克的知名人物的安全的使命，其原因就在这里。

53. 这一个措施是由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局势证明它是正当的，它基本的人道主义方面，我可以接着说，就无须强调了。因此，法国代表团希望当前的决议草案会得到安理会代表们的最广泛的可能的支持。

54. 博尔奇先生(丹麦)：我已经要求就载在S/8767号文件的决议草案讲几句话，表示丹麦的态度。这个决议草案是加拿大代表于今天早上提出来的。

55. 由于苏联代表的否决，安理会未能通过非

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八个国家昨天提交安理会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是适用于苏联及其华沙条约中某些盟国的军队非法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引起的政治局势的。在这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认为下一个步骤必须努力使安理会自己就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的人道主义方面表示意见。我指的是逮捕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班子中某些主要领导人，这个领导班子是清楚地受到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人民的支持和信任的。

56. 所以，我国代表团参加了今天早上提出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行列，不但感到高兴，而且也是必要的。这个决议草案固然很简短，确是说到要害。它实在不需要什么加工了。

57. 我必须说，听了苏联代表团对于这个草案的初步反应，我感到遗憾。我并不想进行争论。可是我必须说，我觉得在这样的事情上是很难有共同的见解的。但是，我有信心让那些在座倾听发言的人去判断，到底什么才算是干涉，是你们侵犯捷克斯洛伐克算干涉呢，还是我们要求秘书长派遣一位特别代表去布拉格，谋求释放和确保在拘禁中的各领导人的人身安全算干涉。

58. 在现阶段，我认为对安理会来说，我们必须紧急和有效地行动起来，尽快地通过当前的决议草案，并且使它得到尽可能广泛的支持。在这方面，请允许我表示我的希望，它将会比今天早上的决议草案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以使其他的人可以给那些真正的代表为维护其基本权利和利益以极为宝贵的支持。

59.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鉴于安理会还准备审议关于正在考虑中的严重事件的另一个提案，我要求你和我的同事们，允许我重述和说明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严重问题上的基本看法和立场。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感觉到各式各样的解释和嘲讽的出现，易于把一些不正确和不相干的含意和动机归咎于我们当中这个或那个的行动。

60. 例如，有人企图把我们当中某些人的行动说成是出于不愿意考虑维护宪章的原则，因而不是维护所有独立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不管他们的幅员大小或政治上的重要如何。

61. 作为我国的发言人,我要以尽可能强烈的言词声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唯一关心和注意的事情就是维护和尊重构成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真正基础的、载入联合国宪章的那些原则和概念。这是唯一的不能回避的考虑,这种考虑决定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也决定我们的原则立场,即我们已经采取的要求外国军队立即从联合国组织的一个主权会员国的领土上撤出的立场。

62. 在我们辩论这个项目的期间,曾经反复地提到冷战和军事集团的存在,这种存在本身只是以往发展的直接和必然的结果。不用我说,埃塞俄比亚是与战后时代的这些不幸的发展无关的。相反地,埃塞俄比亚觉得自己是站在那些国家正当地和合理地用不结盟名义所组成的那个集体的前列,这个集体慎重地不参加也不承担各种军事条约义务。我们已经拒绝承认把世界划分成势力范围,利益地带或军事阵营,因为我们觉得这些政策都是以强权政治的过时概念为根据的,我们认为都是同联合国宪章的普遍精神和集体责任以及我们的原子能时代的致命危险不相适应的。

63. 因此,世界上不论何时何地发生危机,当我们试图仔细地调查和检查这种危机时,我们都尽力从联合国宪章的角度加以观察,把联合国的原则与世界和平事业作为我们的唯一鼓舞力量和指导方针。我再说一遍,这样的考虑,过去指导过并将继续经常指导我们处理一些事情和问题的政策。这些事情和问题,按照我们的看法,是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64. 现在转到八个代表团提出的、载在第S/8767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首先,我想说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表示充分的信赖和信任,并完全确认他在世界困难和危机的局势中起着调停作用的价值。秘书长在职务上的崇高地位,以及他在国际社会受人敬重和称赞,赋予他和他所担任的那么有权力的高级职务以特殊又重要的地位,从而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过程中起着显著的作用。

65.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认识到,为了使秘书长的努力可以完全取得成效,我们所授予他的专门使命以及通过他委托他的特别代表的这样使命,必须受到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的尽可能广泛的,即使不是

全体一致的支持。委托秘书长以一项涉及争论和分歧意见的使命,等于在难为他,使他不得不去干那些做不到的事情,尽管他具有他那高级职务的威信和特殊声望。

66. 正是由于心目中有着这些基本的考虑,我国代表团研究了加拿大代表团提出而由其他七个代表团参加共同提议的提案。虽然我们基本上同意这样的建议,利用秘书长的斡旋来和平解决这个争端,如同解决一切争端一样,但是我们却不愿意用任何的决议约束秘书长进行调停任务的条件和范围,限制他抉择行动和倡议。因此,我国代表团保留在以后辩论中对这个问题提出意见的权利。

67. 鲍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今天晚上安理会最主要关心的必须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自由和福利,而在我们所十分注意阅读的报刊中有迹象表明,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苏联政府的某些代表之间现正进行谈判。暗示从这些谈判中可以达成某些谅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特别当苏联面临着世界舆论纷纭的时候,也象它过去曾经有过的一样,它会重新考虑它所采取的行动,会重新考虑准备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达成谅解,以使这个被蹂躏的国家的人民能够恢复他们的生存自由,能够作好他们自己所选择的政治安排——这样本安理会就无需对那种有希望的和值得赞扬的办法进行干预了。

68. 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确信这是行将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我敢说,根据经验来推断,这不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而现时我们对于那些勇敢的人们不得不感到深切的和真诚的关心,这些人为了维护自由、尊严和他们的国家荣誉,正在反抗坦克和军队——我可以说,包括那些东德军队,他们正在再次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次却成为他们的从前俄罗斯的敌人的代理人了。我们必须真正关心这些捷克斯洛伐克人,真正关心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前途,因为从历史和逻辑来看,都使我们对他们深切关心。

69. 昨天晚上,在一个冗长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令人厌烦的时间里,苏联代表用了他自己那种堆砌词句的手法,企图阻挠安理会的严厉谴责,他暴露了许多东西——我猜想,这许多东西他是

无意暴露的：其中有他所持的关于世界是什么，关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宇宙的性质的概念——可以假定，他的政府也持有这些概念。事情十分清楚，苏联代表和他的政府居住在一个灯光暗淡、黑影重重的奇怪的国土上，它和我们这些人所熟悉的现实，却保持着一种遥远的关系。因为苏联黑夜的阴暗森林，显然是充斥着离奇怪诞的人物，他们是不为生活在自由里的人们所能辨认的。我可以这样说，这些人物不是从俄罗斯历史和文学中描绘出来的，而显然是从不合逻辑的幻想中想象出来的。他们当然不是俄罗斯文化的真正产物，因为，重要的是，在那为全世界所尊敬和敬仰的俄罗斯小说的丰富和灿烂的传统中，是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的传统的。

70. 但是从苏联代表昨天晚上的讲话中，我发现了一个大不相同的主题；这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而是一个幻想的主题，因而他捏造了两个主要幻想人物。第一个是帝国主义者，他是一个纠缠着人们的人物，在苏联代表的无聊议论中高视阔步，每隔一、两句就昂起头来。这个奇异的影子般的人物是谁？就我所能觉察到的，很显然，一个帝国主义者就是一个不为苏联代表所喜欢的任何人——一个具有自己的头脑的人，一个具有他自己的意志的人。还有第二个幻想的人物——反革命分子。那么，谁是反革命分子？哦，很明显他就是阻挠苏联的侵略阴谋的人。

71. 苏联代表的梦想真是又多又生动的。它们具有各式各样的人物，这些人物在陆上或海上都是找不到的。而如果这仅仅存在幻想与小说、梦想和谈话中，那还不会是很严重的。但是，事情有更甚于此的。因为苏联已经开始把这些称号用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合法领导人，并且开始谈论起来，好象那个政府的领导班子已为这类怪物所窃据了。这样，事情是严重的，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当苏联把一些从属于它的实力的个人斥为帝国主义者或反革命分子时，其结果往往是，这些人就失踪了。

72. 我们听说，斯大林式的恐怖好久以前就消失了，可是，甚至到现在，当苏联把某些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时，人们就不禁深深地感到关心。而来自许多推测的权威方面的惊人消息，却使这种关心有了根据和现实意义。这项消息说，捷克

斯洛伐克政府的几位领导成员已被逮捕——“被拘禁”是比较好听的词汇，一、两天前，我想是星期三，联合王国代表曾经向苏联代表提出了一些问题〔第一四四二次会议〕，他特别问到有关某些个人的命运和安全的消息。我记得，他特别要求保证这些人不会受到伤害，他们的自由不会被剥夺〔同上，第13段〕，可是我们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没有得到回音，这显然只有加深我们大家的关心。

73. 我希望我是词不达意。我希望我并没有过分强调那些景象。这些景象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东西，可是它们又是有其某些骇人听闻的历史背景的。但是我认为，我们负有作为安全理事会代表的责任，不得不竭尽所能来确保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这些领导人的安全，他们的唯一过失是当他们的人民被剥夺了自由的时候，他们起来捍卫自由。

74. 所以，我国政府全心全意地支持今天所要讨论的决议草案。在我们看来，这可能是我们保障这些领导人的安全的最好办法，当然除非苏联代表能给我们以某些还没有得到的非常具体的保证。我们所能保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这些领导人的安全和幸福的最好办法是请求秘书长为了保证这些人被释放，为了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派遣一位特别代表，他能确定真相，他具有秘书长的威望——他的职务上的威望和他个人的威望。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当秘书长的代表回来时，我们知道这些人已被释放和他们是安全的，我们大家就会睡得较好，心情也会宽慰些。

75.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昨天和在今天的会议开始时，苏联代表团已就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要把这个问题塞进安全理事会的新的阴谋，发表了它的看法、它的意见和它的立场，并指出了在这些提案国的第一个阴谋失败之后，他们是不会罢休的，就会采取另一种行动方式，并企图运用新的转移视线的策略。这是一种第二手的策略，它的方法和先前所采取的同样没有价值。

76. 鲍尔先生在他刚才的发言中，极其清楚地陈述了提案国新的行动的真正意图，他在这里把他自己扮成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保护人的角色。可是，谁会相信它呢？在前次讨论中他自己宣称他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敌人。捷克斯洛伐克

人民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式，他们不需要美国垄断资本代表的关心和保护，他是习惯于发号施令、指挥、剥削和掠夺的，并把所有这些都说是自由。鲍尔先生应当在别的方面表现关心，而不要伪善地谈论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关心。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会照顾他们自己，他们不需要垄断资本的代表给予照料。这样的关心只是一条套在脖子上的绳子罢了。

77. 鲍尔先生试图在这里把事情说成好象凡是苏联不喜欢的任何事物都是帝国主义。但是鲍尔先生在他的虚构方面实在是走得太远了。鲍尔先生，看来你是有一套民意测验方式的：盖洛普·哈里斯和许多其他的。就来个民意测验吧。不仅把这个问题提给你们的公民，并且提给出席在这里的每个人吧：谁喜欢帝国主义呢？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只有三个字。你真正地以为只有苏联代表要对这个问题给以否定的回答吗？鲍尔先生——你，美国大金融资本的代表——我深信阿尔及利亚代表、缅甸代表、阿拉伯国家所有代表、亚洲国家所有代表以及拉丁美洲国家所有代表都会对这个问题给以否定的回答。在许多年代里，全世界对帝国主义及其血腥罪行，都是感到深恶痛绝的。

78. 所以，不要认为对帝国主义的厌恶和憎恨都只是苏联搞出来的。我们过去就是遭受了帝国主义的苦难太多而不喜欢它。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跟帝国主义作斗争中丧失了二千万以上人民的生命。我国在被希特勒帝国主义所破坏的领土上损失了六千七百亿卢布的国民财富。在战争的四年中苏联人民为它的自由和独立而作战，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兄弟般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作战，这四年的战争花费了我们一万八千九百亿卢布！这就是我们在抵抗帝国主义的战斗中为自由和独立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就是这样知道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懂得帝国主义的性质和如此强烈地憎恨帝国主义并同它战斗。我们以此而自豪，因为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人类，不论他生活在何处，不论他的肤色如何、宗教信仰如何、政治信仰如何——共产主义者也好、保皇党人、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等等也好——谁也不会公开地宣称他喜欢帝国主义和爱好帝国主义。

79. 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地球上各大洲任何国

家的任何爱国者，任何为了自由和独立对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进行斗争的爱国者，都被帝国主义的宣传机构称之为共产党人。你们的宣传机构、五角大楼和所有在越南进行血腥侵略战争的人都称越南全体人民为共产党人；这些勇于捍卫他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向往自由和独立自主的人，你们都称他们为共产党人。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所有被杀死和负伤的成千成万的英勇的越南爱国者，不是所有为了他们祖国的利益、它的自由、它的荣誉、它的庄严和它的独立而斗争的战士都是共产党人。但是他们都是爱国者。他们都珍视他们的人民的利益。你们的报纸、你们的公报却毫无例外地称他们为共产党人。作为共产党人，我们都以此自豪。这意味着按照你们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代表的说法，凡是用任何方法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人都是共产党人。一切荣誉和光荣都属于这些爱国者，即使他们不是共产党人。我们始终诚心诚意地站在他们的一边，还给他们更实际的东西。你们在越南是会感觉到这一点的。

80. 你们对于在捷克斯洛伐克宣布破获反革命势力表示怀疑。我感到遗憾，由于昨天时间晚了，在昨天晚上的会议上，你显然觉得疲倦，离开了会议，并且当我们指出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姓名和列举有关他们的具体事实时，不管怎么样，你却离开了会议室；在列举具体的姓名和事实时，我指出这些反革命分子同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机构的联系。你却并没有听到这一点。我不想重说，免得耽搁大家和花费安理会各位代表的时间。我建议你读一读记录，特别是我的发言中这一部分，这样，你就会看到反革命分子如何在美国情报人员的帮助下和在美国的宣传机构的煽动和授意下，力图推翻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把捷克斯洛伐克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中分裂出来，使它变为你们的帝国主义政策的驯服工具。

81. 你引用秘密电台发报机从捷克斯洛伐克散播嘲讽、诽谤和谎言，是企图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和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散布敌视的论调。我们得到的官方消息说，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和一大批捷克斯洛伐克的部长现在是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就解决那已经发生的问题举行会谈。鲍尔先生，没有你的干涉和你们政府的干涉，这样的谈判解决将会实现的。你们

越少干涉这个事情，你越少试图尽力量利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来为你们的帝国主义利益服务——这样来掩盖在越南的血腥侵略；掩盖外国侵略的占领者在阿拉伯领土上奴役阿拉伯人民干下的恐怖与残暴的罪行；转移在你们国家里所天天散布的对古巴的敌视和憎恨的视线；掩盖在你自己的国家里的古巴反动分子的种种罪行，由于这些罪行，不仅古巴的爱国者和革命者，而且在你们国家里特别是在纽约的许多外国使节都已开始遭到损害，这已经为十个以上的外国使节在纽约本市的爆炸物中遭到损害的事实所证明，而在纽约市，国际组织联合国设有它的总部——所有这些你们做得越少，对所有人民就越好。你们还不能够处理古巴反革命的这群流氓。他们是你们的宠儿。你们请他们喝酒，请他们吃饭，给他们穿着，装备他们，保护他们和听任他们自由行动。难道美国警察和它的特务组织会那么无可奈何，那么无能，以致他们不能处理那些匪帮、那一伙反革命分子吗？

82. 你问：什么是反革命？好吧，这就是具体的反革命，它是你们豢养出来的，它不仅对古巴的爱国者，对古巴共和国，犯下了种种罪行，并在你们的庇护下进行颠覆，而且它还干扰在你们国家里的外国代表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同一类的反革命分子也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231俱乐部，出现在这个国家的心脏地区，出现在首都，他们与英、美情报机构有联系，进行旨在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勾当，图谋使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人民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家去。

83. 当然，我们理解你的紧张状态，并且你在这里的会议席上有所表现，特别是昨天。但这件事情是不由你作主的。我早些时候已经说过的，没有帝国主义者和垄断资本家的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也会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你说你要睡得酣畅，那就去平平安安地睡吧，只要你不干涉别人的事务，不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如我们所多次强调过的，没有你们的干涉，社会主义国家是能够解决自己的一切事务的。

84. 加拿大代表在这里发言，试图把他的提案说成是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的动机。加拿大代表，大使先生，你试图哄骗谁？你自己？好，那是你的事。

没有人能阻止你哄骗你自己。但是，哄骗别人——那才是最遗憾的，最不可取的，并且有时候更甚于不可取。所有事实、官方声明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讲话，已经指出和论证了为什么联合王国和美国如此热衷于干涉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这已为具体事实所证明，他们对赌注押在反动和反革命的行为上已被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力量所击败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如此不满、愤怒、紧张，甚至如鲍尔先生今天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不能睡得酣畅。

85. 所以，伊格纳蒂夫先生，每个人都能理解你的第一次行动和你提出的第一个草案的目的。第二个草案的意图和目的也是相同的。的确，它是较为温和，较为灵活，并且是采取更隐蔽的形式。但是，不管你如何解释这个决议草案具有崇高的、高尚的和自以为是的人道主义的目的，其实质则是相同的。这个决议草案的实质是干涉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违背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利益，违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人民的共同利益。

86. 伊格纳蒂夫先生，你提到在这次会议上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出现的争论。但是这是谁发动的？是你们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鲍尔先生和卡拉登勋爵。过去几天，如我已经荣幸地指出的，他们把最糟糕的日子亦即冷战的最冷的日子的臭气带进了安理会。当然，他们所希望的行动即使苏联代表团，也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不能忽视这种诽谤、嘲讽、这些攻击、这些粗鄙的描绘，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匈牙利代表、波兰代表和许多其他代表对美国代表的正当抗议。关于争论，就不必再往下说了。

87. 鲍尔先生在讲话时失去了常态，不惜使用各种的描绘，不惜使用各种诽谤性的捏造，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人民。因此，我们只得给予回敬。如果他在这里还继续那种作法，他一定会遭到相应的反击。

88. 丹麦代表强调这个决议草案是简短的，实际上这是作为他的主要论据。但是即使在一个简单短语中还是能够讲得很多的。对不起，我提一桩我个人的事。最近我请一位富有经验的美国医生检查体格。当他为断定我的健康情况而使我受尽各种折磨之后，他说：“大使先生，我简单地告诉你：你是一位很健康的人。”我回答说：“医生，你已经全部讲完了。”所

以,在一个简单短语中和在一个简短的决议草案中,同样都是可以讲得很多的。昨天那个冗长、详尽和累赘的草案虽然未为安理会接受而又被否决了,但它所没有完成的一切东西,却都包含在这个简单的草案中了。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代表要象过去反对讨论这个草案那样,现在又要反对它,并且必定在进行表决这个草案时相应地采取自己的立场。

89.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没想到有必要为支持我国代表团作为共同提案国所提出的决议草案而发言。这个决议草案已经很好地提了出来,得到了充分的支持,并且易于理解。我可以想象到苏联代表既对简短词句没有感情,那对这个草案中所表达的清晰而简洁的文字就会感到不安。但是似乎不必要再多谈这样简单的问题,特别是因为我以前——昨天——已对这个特殊问题讲过了。

90. 我要请求苏联代表乐意相信,我们对待这个事情是严肃的。我们希望他会理解我们——我想,我们大家——对提出了的问题都深感关切。我想提醒他注意昨天上午我向他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非常简单而又非常简短的。我当时说:“让马立克大使现在告诉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和共产党第一书记以及其他的世所公认的领导人是有自由和安全的。让马立克大使证实他们不会被逮捕,也不会受折磨。让他证实他们会被允许继续替他们的人民说话和工作。”[第一四四二次会议,第13段。]

91. 我们没有得到回答。如果对我们昨天早上提出的问题有了个回答,即使是很短的回答,那就不需要这个草案了,也不需要这次辩论了。只要听到苏联代表空前所作的最短的发言就够了。如果他对我昨天向他提出的问题只说“是的”,那么我们大家都会满意。我要再次请他相信,我们是说正经话。我们关心政治逮捕,我们关心政治拘留;我们也关心政治监禁。

92. 我要请他相信,我们当中许多人都认为没有什么比政治迫害更为可鄙。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也要请他相信,在这个草案里面是没有什么诡计的;没有什么阴谋的;没有象他所说的转移视线的策略的;没有恶意的;没有敌意的。

93. 我愿意提醒他,自从他回到联合国以来以及在这之前在他的前任者的期间,我国政府代表们在本安理会,特别在我国与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上,都曾经坚持不懈地工作着,为的是要在东西方之间有更好的谅解与更好的合作。我对他在这项工作中所表现的个人品质表示赞赏。记得不很久以前他和我在要达成这个时代的伟大目的之一——裁军的目的——能够象同一个使团的成员一样,在很长的时期中为完成同一目的而天天经常在一起工作。

94. 那种存在恶意或敌意以反对苏联的提法是对真理的一种歪曲,并且,的确,当我说到悲剧时,我们当然想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悲剧和欧洲的悲剧。但是我们大家主要关心的也许是这样的悲剧,那就是,谋求在东西方之间的更好谅解的努力本来似乎已在世界上取得某种进展,却因现在采取的罪恶行动而受到了挫折。这不只是理事国关心的事情,这是全世界人民关心的事情。的确如此,不仅仅苏联要关心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大家都有权关心自由的进展和关心任何民族正当地推选出来的领导人,在他们被选出担任的职位上继续办事。发表言论和工作。

95. 我们关心我们向他提出的事情;我们对所提出的事情是认真的。我们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希望得到一个直率的回答,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我们什么没有得到,得到的只是轻蔑地对个人的侮辱,对同事的藐视,对多数人的藐视,对民主程序的藐视。

96. 但是,我们熟悉苏联代表的性格——现在要他用新的见解重新考虑这个事情,还不是太迟。他可以不再捕风捉影。我要再次向他呼吁:我们渴望得到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不会满足,直至我们得到回答时为止。这个决议草案的目的是要得到对我昨天早上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如果苏联代表相信我们关心着——正如他那样关心,又如我们双方都关心——我们所提出的问题,那么,是否有这个可能性,即苏联代表不是从词汇里找寻进行侮辱的新的形容词,而是准备和我们磋商——认真的磋商,真诚的磋商——以使我们得到某些满足呢?我只能发表个人的意见。但是如果愿意在一起磋商,以求对我们所提出的问题获得一个体面的回答,我就会首先把它推荐给我的共同

提案国。我还要说,如果他响应我的呼吁,那我就相信他不仅是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最大利益服务,当然也是为他自己的政府的最大利益服务,并且是为联合国的最大利益服务。

97.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苏联代表是愿意以相互尊重和相互合作的精神,同安理会其他代表们进行磋商的话——我们大家都有发言权,不至为他所使用的区分法所吓倒——如果我们能在世界上看到他乐意就我们简单的、直接的和真诚的问题进行磋商,决心寻找一个使世界舆论和良心都得到满足的答案的话,那么我就会相信他将对他自己的国家以及联合国的声誉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98. 我再说,我们是关心那些勇敢的人们——那些骤然面临危机、混乱和危险的勇敢的人们的命运,这些人一点也没有预料到这种突然而来的境遇,也许他们以无可奈何的心情来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不;他们替他们人民说话。他们决心尽其所能,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其受人民委托的职位上,继续为人民服务,让我向苏联代表保证,全世界都关心他们的前途。这不是什么可以遗忘的事;这不是什么可以在冗长的发言中用提出不相干的问题而把它推开。全世界都须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各位领导人的命运。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安理会有权要求从苏联得到回答。

99. 在再次向他提出这些问题时,请他对我所谈的事稍加思索并了解我所谈的不是出于任何恶意而是抱着这样的希望,那就是,如果上帝允许的话,我们不久就能继续作出努力,使世界前途所系的东西方之间的意见取得一致。我相信,如果我们都能够以这种精神对待这些简单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和联合国作出一些真正的贡献。

100. 主席:现在请南斯拉夫代表发言。

101. 弗拉图沙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和安理会代表们使我能够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讨论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

102.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曾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声明,内容如下:

“联邦执行委员会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波兰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军队非法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表示严重关切并谴责对它的领土的占领。

“上述各国在没有得到邀请而又违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其他立宪机构的意志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武装干涉,构成对一个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又是直接否认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或若干国家,有权决定别的国家的命运和它的内部发展,或者采取违反一个国家的人民和立法机构所公开宣布的愿望的措施。

“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事干涉和领土入侵决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尤其是因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威胁过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如这个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和其他立宪机构所明确地声明的那样——感到被威胁。

“那些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事干涉的各国政府应当承担他们行动所带来的长远后果的全部责任。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武装干涉构成了直接鼓励实力政策和侵略以及鼓励继续干涉别国内政和它们的自由发展的危险作法。其消极的后果将不仅影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且影响别的国家的利益和关系以及它们的国内安全以及欧洲与世界稳定的和平。

“为表示在这些严重时刻中同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政府和其他按照宪法和依法选举出来的国家主要机构的完全团结,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些合法代表提出的关于撤出占领军队,关于尊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关于尊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自由表达的意志以及关于使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立法机构和政治机构能够恢复正常工作等等要求,给予全力的支持。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向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波兰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表示，希望它们毫不延迟地采取紧急措施以结束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占领。”
〔S/8765〕²

103. 主席先生，承你把南斯拉夫政府的声明分发给安理会各位代表。所以，它的内容是大家所知道的了。

104. 现在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再补充一些意见，说明南斯拉夫关于外国军队非法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所造成的局势的立场。

105. 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已被破坏。尊重这个原则是构成国际关系的安定、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的自由发展的基本前提。那种用来证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国干涉为有理的理论是不能接受的，对各国的独立与世界和平是非常危险的。宪章中关于集体的自卫权利或所谓合法的自卫权利等等规定的类似或同样的解释，过去也曾经被用作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借口，不止一次地危害到一个国家的独立。而这反过来引起了正当的抗议。

106. 这五个国家的军队存心要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发展道路，正在企图剥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政府和其他立宪机构自由决定其发展道路的不可让与的自主权利。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和占领它的领土再一次尖锐地引起了保证和捍卫小国家民族独立的问题。

107. 这种做法适合于势力范围政策的倡导者，助长了在国际关系中使用实力和强者的权利，破坏了和平共处政策的真正基础。任何社会主义的原则都不能被利用来作为粗暴地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占据其领土的护符和论据。已经再次证实了集团并不能保证它们成员国的安全和自由发展。相反地，集团倒会使联盟的一个成员国的利益和独立政策屈从于其他一个或几个成员国的利益创造条件。

108. 人民和国家对这种关系的反抗必须是全面

²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

的，而且必须反对势力范围的理论 and 实践，反对那些在本质上使这种范围内自由行动的含意具体化的原理。

109. 这五个国家的行动本身严重地危及欧洲和其他各地的和平与稳定。欧洲在加强和巩固政治、经济及其他形式的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步。由于欧洲同世界的和平与合作在大体上是不可分的，所以这种进步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110. 欧洲和世界上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反应以及越南对美国武装干涉的反抗，都清楚地表明那些武力政策的倡导者必须认识到，只要在国际关系上还有一意孤行地依赖实力的事例存在，世界上就不会得到和平。

111. 根据完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政治和民族独立、领土完整以及每个国家都有权决定它自己的命运，以求增进国际合作的政策，南斯拉夫反对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干涉和领土的占领，并要求所有占领军队立即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上撤退。南斯拉夫人民——他们过去曾经为反对干涉和干预而斗争，他们现在也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他们的独立——是不能与他们所坚决谴责的实力政策相调和的。

112. 关于这一点，我想表示我们的愿望，即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和这五国的政府会在我早些时候提到的原则基础上，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反映出南斯拉夫的一贯的独立政策的真正实质，它都是用同等的标准和同样的尺度，去判断从实力地位所应用的每项政策，判断在国家关系中每一个诉诸武力的事件，不管是在越南、在中东，或者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113. 在近几年间我们目睹的使用实力和压力的政策，使得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审查集体安全和保护首先是世界上弱小国家和民族以及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问题。

114. 首先，中、小国家的充分安全是不能靠任何保护伞来获得的，向它们提供保证也是没有用的，如果它们只是被作为对象来考虑的话。因此，为了捍卫

每一个国家的独立、主权和不受阻碍地发展，国际组织的责任就越加重大了。

115.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为了回答苏联代表的意见，我想简单说一下。我们是关心那些勇敢的人们的命运，即苏联及其某些盟国武装干涉他们国家的牺牲者的命运，关心我们刚才听到的发言人所叙述的外国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问题，这是本安理会应当关心的事情。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捷克斯洛伐克几位领导人的释放与安全。这个牵涉到深切的人道主义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

116. 考虑到当前问题中这个论点的重要性，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不想逐字逐句地多费唇舌，而只

是追求它的基本目的。我是响应埃塞俄比亚代表而讲这番话的，我已经适当地注意到他的有益的意见。当然，我将乐于同他和任何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得出积极性和建设性结论的其他代表磋商，当然应该适当地考虑它的迫切性。

117. **主席：**名单上再没有什么人要发言了。还有哪位代表要在安理会讲话吗？

118. 在正式磋商以后，我了解到普遍认为安全理事会应于明天（星期六）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再行召开。如无异议，我提议休会。

下午八时三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